

过去时代的

诗与人

张定浩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既

见

君

子



/

过去时代的
诗与人

张定浩 著

既见君子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 张定浩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3.6

ISBN 978-7-5675-0903-0

I . ①既 ... II . ①张 ...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6171 号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著 者 张定浩

策划编辑 顾晓清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电话 021 - 62869887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32 开

印 张 6.25

字 数 9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0903 - 0 / I · 1004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献给 mygirl

《我的朋友，你》——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陶渊明《停云》

我一直想谈谈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不是做文学批评，也不是做考据翻案，约翰逊《诗人传》那种，我更是没有资格，也觉得于己无益。倘若硬要为自己的谈法寻个究竟，或者可以用“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这句陶诗来比附。T·S·艾略特在《安德鲁·马韦尔》的开头说道：“这里没有任何翻案文章要做，谈论他只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自身。”张文江老师在讲丹霞天然禅师的时候说：“好玩的是我们自己。”他们的这些话给我开辟出一条道路，至于能通向哪里，自己也不能确定。

001	引子
001	曹子建
023	阮嗣宗
043	陶渊明
063	谢宣城
077	李太白
095	魏武帝
109	古诗十九首
145	既见君子
163	九歌
187	后记

曹子建



初閉局在朴樹窓一盞前半黃星弘，進序文曰
故本源以深植國學，無以當西方之國學與其
所傳，齊之博士。《荀子》著《百史經》，唐《新說》八卷，
一卷入崇德八年。去不對物空思慕。濟山學府最善
《詩》《書》《周易》。所文學學長也平人，妻子昌黎。率
始在書生時，嘗文震亨，求其所存尚有文也。往
游京師中其，其家在西口。家文震亨，震亨子其也。其
中傳記祖傳川西人。家史數年父祖成祖也。其子
《古雅文稿》。其一平陽張文震，震氏中常。其人善
於詩學，其一張震。其人善於詩學，日間震也。
山由《人言始興詩集》。震詩文多取古而體異之。向
一時多有士人主之。其小弟也《蜀道行詩集》，其震
之相弟入北面亦《人言蜀道行詩集》。其震
通稱中院。震學好風流經。生能詩善賦。其震也。因
其震也《蜀文集》。震為其震也。震學好風流經。其震
也。

禮部員外郎。其後文震亨也。本有其震也。次其震也。
也。其震也。其震也。其震也。其震也。其震也。其震也。其震也。

1 迷失

开始读子建，还是两年前在一家图书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在翻曾国藩，曾国藩编过两本选集，《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于初学者，都是很好的书，便想依序读下去。十八家诗人第一家，便是子建，入手的是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出身音韵世家，祖籍安徽，后迁徙至成都。他的儿子赵振铎有文章口述家世，其中说到祖父，也就是赵幼文的父亲赵少咸，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牵连入狱，狱中无事，请家里带了一本《说文解字》消磨时日，在狱中看了几个月，由此奠定一生学问方向。这段经历有点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由此可见，《象棋的故事》并非小说，而是人生治学的一种象征。赵幼文一生治《三国志》，在西北大学讲三国，连窗台外都站满学生，后来从成都调到中科院历史所，却仅是为了给郭沫若写《蔡文姬》提供史料帮助。

赵幼文的曹植注本，成稿于文革前，对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以及民国黄节《曹

子建诗注》多有参考，诗文按编年体排列。此书于文字及考据上自然值得信赖，算是今人唯一的曹植注本。但在解诗论人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尚不如黄节，毕竟，黄节是诗人，而赵只是学者。加上自己也是初读，能借此疏通文意，再抄了不少句子，便已觉得很好了，并谈不上什么心得和触发。

这么胡乱看了月余，这个立志沿着《十八家诗钞》次序读书的计划便搁下了，就像我做过的无数件事情那样。

再次读子建，是近期的事，是带着事情去读。

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忽然迷失在大森林里。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结束后，就是会有这样的迷失。于是，有维吉尔出来引但丁，入地狱上天堂。但这个天上地下，其实，是但丁自己找到的。找到了以后，才有维吉尔这个形状。

2 园有桃

钟嵘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国风》是我爱看的，我喜欢方玉润解《诗经》，有情怀，

有见识。我以前工作的出版社书柜里有一套《诗经原始》，那时候常拿出来翻看，书虽旧，却是放旧的，因为并没什么人去看。那个出版社早先旧版藏书颇丰，后来从新华路洋房搬到福州路写字楼，大多书籍或散失或折卖，老编辑提起来都心疼，就我看到的，已经都是一些不得不备的常见书了，而《诗经原始》倒是之前没见过。说起来我还很怀念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一年半，有时间，有书看，有乒乓球打，有围棋下，还有一些很好的年轻同事。所以我离职的时候，悄悄把这套《诗经原始》给带走了，算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

《国风·魏风》里有一首诗，叫作“园有桃”，以前我却没有在意过，最近才看到，觉得很好。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前几天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

便去读方玉润，他说，“园有桃，或以为兴，或以为比，或以为赋，朱子亦不能定，以为诗固有一章

而三义者”；又说，“其实主兴者居多，而语气终未得”。可见并非我一人糊涂。说起来，看清人注诗时常会气得半死，往往是把一句话拆了，引几个出处就完了，到底在此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就不继续说了，也不知道是不清楚，还是太清楚了不用说。方玉润就不是这样，他也会很生气，说他们“含囫滑过，毫无意义”。方玉润对“园有桃”的解释，是讲“园有桃”暗指“国有民”，贤人见园中有桃，就想到国中民亡，这是见一处的完满而思及另一处的缺失，故忧之。这当然是正论了，古人面对《诗》是很认真的，“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不敢开玩笑。不过我不是在注诗，也没有家国之忧，所以我看这“心之忧矣”，总是想到那个忧伤的个体。

从“灼灼其华”到“有蕡其实”，在桃树的一生来讲，可以算作完满，因为已经看到结果，而且是可以骄傲地端到台面上的果实。但是一个人呢，他一生的果实在何处？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香港早年有部成人电影，就叫作“蜜桃成熟时”，当然了，真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多半那时恰还是未成年人。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那些指责我的人说的对吗？你倒是说说看呢。我心里的忧伤，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呢，不要去想了吧。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到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

3 思无邪

《园有桃》属于《魏风》。这个魏国，是在今天的华山以北，据说是舜和禹的故居所在，土地贫瘠，民风节俭，但国君褊啬。节俭，是对自己小气，当然是对的；褊啬，是对他人小气，却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所谓的节俭，都是对别人小气，对自己大方，那不叫俭，叫做啬。魏君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老百姓都纷纷逃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贤人忧愁。

三国时期的魏国，其称谓应该是源自三家分晋后的战国之魏，其核心地带是在今天的河北河南，与《国风》所谓的魏国，水土迥异。不过，在啬和短命

这两个方面，两者却又有惊人的相似。《陈思王本传》云：“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

所以，我读到《园有桃》的时候，那声色气息，竟像是在听子建铺陈心迹。而相形之下，《园有桃》的作者，可能还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他还可“聊以行国”，但子建却无从逃避。“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我每每披览子建黄初、太和年间的那些奏表，看着那些字里行间的惶恐、谦卑与努力，便会觉得难过，仿佛这些文字委屈了他。不过其实，这些委屈也都是好的。有委屈，才会有深情。情深以往，不知所终，这也是晋人与子建亲近的地方。两晋南北朝，外至君臣，内至嫔妃，都能熟颂子建的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因为这样的怨，也是好的，是血肉有情的清流水，现在人多半只会发牢骚，把水搅浑。

自然和人心，都有很黑暗、很复杂、很不可知的地方，小说家会勇敢地面对这些黑暗、复杂和不可知，所以有爱伦·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诗人，

或者说中国的古代诗人，或许更勇敢，因为他要努力地去控制这些黑暗与不可知，以呈现出一种简单、清明的东西。所谓“思无邪”，不是说要思考一些无邪的东西，而是说“思”本身，居然是可以无邪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庄子和柏拉图对于人性或者说灵魂，都曾有几种分法，若以此参照，中国的古代诗人大概决不会被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但不是圣人，是君子贤人。君子贤人可以出来做官，古代诗人大多是做过官的，连陶渊明都一定要做几天官，才显得完整，但诗人不必成为王，否则就会是亡国之君，如李煜。我想来想去，子建大概是唯一一个，曾贯通王、官两个层面，曾挣扎过并又自我平复的，诗人。

4 从初志

子建《黄初六年令》云：修吾往业，从吾初志。

黄初是魏文帝的年号，从建安到黄初，手足暴毙，友朋被戮，对子建，是个坎。黄初六年的时候，子建34岁，文帝东征，返程途中经过雍丘，看望他。

以往一切猜忌谤毁，此时此地涣然冰释。君臣相向，兄弟执手，能够欣笑和乐以欢，也能陨涕咨嗟以悼。这一个坎，子建算是过去了。

修往业，从初志，这两句话是很有兴味的。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两句合在一起，就是初志。关于初志，除了禅宗所谓“初心”之外，还有两句现代的话可以作为参照。一句是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又译作《炼金术士》）里面，那个撒冷之王对小男孩圣狄亚哥说过的话，“（天命）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每个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天命。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会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另一句是电影《麻将》中红鱼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

这两句话是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少年人的天地清明，一个个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要什么，就是初志，是对自己天性的听从。这也就是船山所说

的，“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换到西方道家（炼金术）的概念里面，这就是天命。当然了，这个初志也好，天命也好，其实只在内心完整地存在过，未必就都能落实到行动中去。比如我十五六岁时填大学志愿，那也都是随父母心意，并不能当作初志去看。而即便是内心，随着岁月流逝，也会慢慢转向，到一定程度，一个人遂踏进了成年人的世界——也就是红鱼所说的，那个“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世界。

不过，别的“初志”我不知道，若说是类似“流藻垂华芬”这样的“初志”，我觉得，如果开始就能很顺利地遂了心意，这么一条道走下去，比如从新概念作文一脚就迈进作协，人生的第一份事业就是作家，倒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电影《赎罪》和《红磨坊》里，虽然一上来就是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音，但这都是“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之后的倒叙。赵翼《题遗山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沧桑不是坐在打字机前然后才赋出来的，而是这样的沧桑每每会迫使一个人坐在打字机面前。也就是司马迁说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